

康启昌 著

哭过长夜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康启昌

著

哭过长夜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哭过长夜 / 康启昌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月

ISBN 7-5601-2869-6

I. 哭… II. 康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304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长春市明德路 3 号

沈阳市光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 宏 陆 责任校对: 刘秀影

封面设计: 崔春昌 版式设计: 尔 蜜

定价: 18.00 元



我就是我 不可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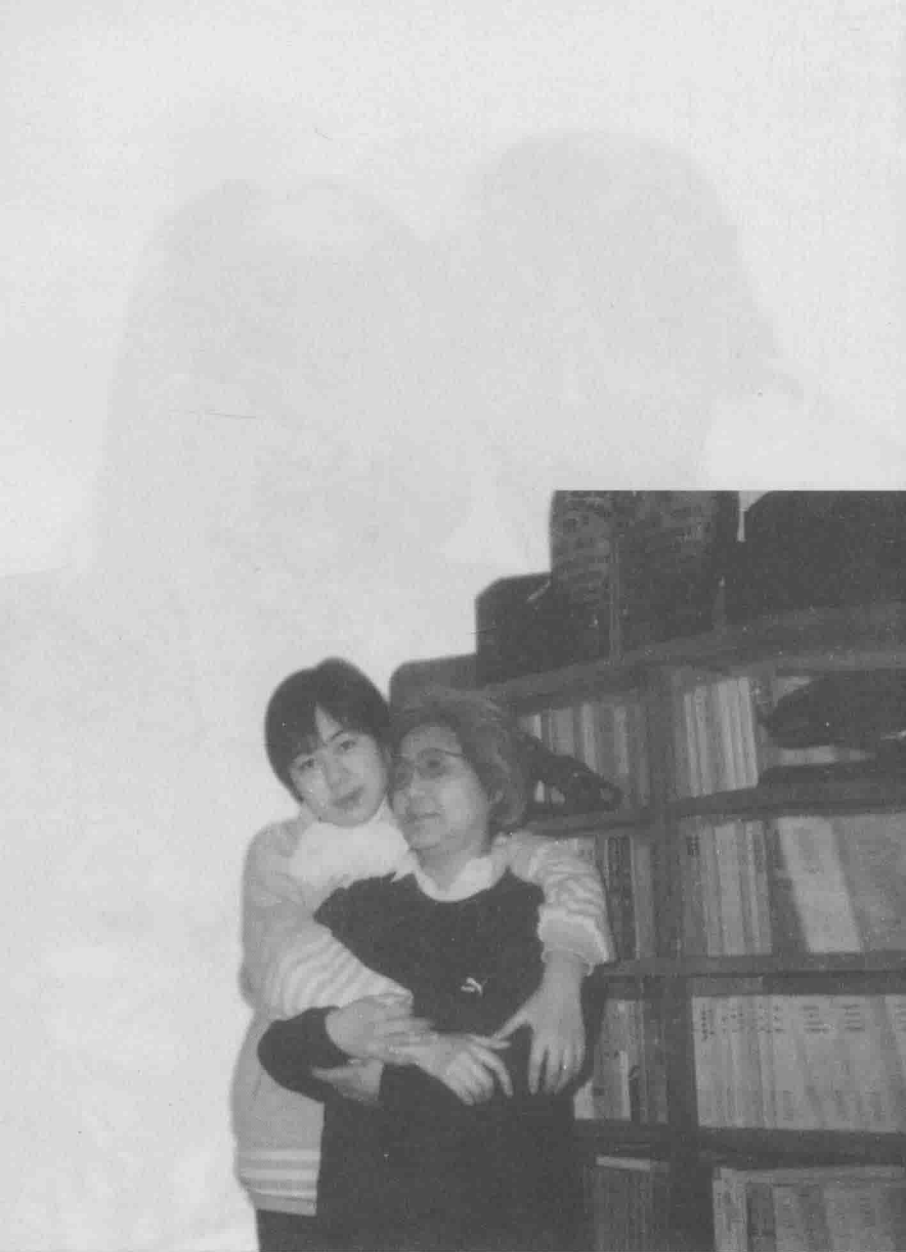


老伴是天我是地



额娘是我的恩母
我是额娘的孝女

额娘是我的恩母
我是额娘的孝女



女儿是我的心头肉
我是女儿的主心骨

目 录

3/ 清风吹散万般愁

12/ 父亲和他的女人

24/ 三舅爷

31/ 现在说抱歉

36/ 少阳胆

45/ 考中学，穿黄毛衣

50/ “凤城女高”

60/ 不知道自己是谁

63/ “二八佳人”

不成熟的秋日 /77

读你如我 /82

如果我是你 /89

不老歌 /93

大海的情人 /99

107/ 恨君却似江南月

112/ 送别漂流瓶

116/ 草原歌哭

125/ 失落的琴声

128/ 我的黄叶如金

想家的路 /133

风雨会缪斯 /140

青春作伴 /145

钓雪 /149

寻找郁达夫 /152

百年凤凰 /158

寄语湘西 /164

大樟树 /168

大黑山没有诗人签名 /171

用你的鼻息抚摩美人的鼻子 /176

祝福澳门 /182

蓝色的吻 /186

经过饥饿 /189

195/ 捉贼
200/ 卖饭
206/ 怕见太阳
211/ 秋收
217/ 恐惧与牵挂

巴黎圣母院/225
梦中亚瑟 /231
走在鸽群中的红衣主教 /235
琼瑶在我心中 /240
奥地利月亮/245
塞纳河边的茅草 /249
红磨房 /254
“桑种” /256
快乐老家 /261

清风吹散万般愁

我们的小家庭五口人：祖母、父亲一伙是右派，保守主义者；我和弟弟一伙是左派，理想主义者。我们的理想主义以崭新的观念、雄壮的对阵，无可辩驳的言词在腐朽的保守主义面前展示了不可战胜的重量级的攻击力量。妈妈是中间派、骑墙派、和事佬、老好人，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清风吹散万般愁

妈妈今年九十九，虽说身体不是倍儿棒，但头脑清晰、腿脚灵活。穿衣吃饭，梳头洗脸都能自理。有时乘我“监护不严”，还能自己浆洗枕套、缝补衣衫。她用纯棉白布缝制的光绪年间穿用的短筒袜子，做工粗劣，样式怪异，但她说，穿在脚上不“咬人”，不长脚气。

她是一位“新闻人物”，不论到哪，身边总有几位“记者”即兴采访。那年夏天，我因刚刚失去了旅伴，闷在家中，心情很是抑郁。省作协来电话，让我去北戴河创作之家疗养。妈妈也可与我同去。我们住进那座满院芬芳的海滨小院，不到半日，她就跟大家混熟了。门卫、厨师、花匠、服务员、清扫工都跟她亲亲热热。葛雯大姐(田间夫人)当天就同妈妈结为忘年之交。内蒙古出版社蒙古族的女编审乌云直呼我妈为“妈妈”，搂着妈妈照相。大家喜欢她，愿意听她胡侃神聊，向她讨要长寿秘诀。她可不像那些高人雅士文质彬彬三缄其口。她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交浅言深、有问必答。“那当然是有秘诀的了！”她习惯地竖起拇指，习惯地使用夸张的修辞。话匣子一打开，如酒逢知己，滔滔汨汨，信口开河。大家听得在理，便拍手叫好；觉得荒唐离谱，便訇然而笑。千金难买众人笑，笑一笑十年少。大家喊她老寿星、老笑星。有人说：“心情欢畅是人的生命所在，快乐能使

人延年益寿。”那么，妈妈的长寿秘诀，一定是天天快乐了？其实不是。人生乃患难与欢乐的二重组合，她怎么可能总是笑口常开？在她经历的近百年的人生旅途上，她一半欢喜一半忧，一半坎坷一半儿平。你如问她，她会像讲述别人的故事讲出一大堆她的不幸与灾难。她对自己涔涔苦难的述说如数家珍，仿佛展示财富。与其说她是借机发泄心中积蓄的愤懑，不如说她是张扬生命的凯旋。

14个月时，她发烧、抽疯。人还没断气，就被她妈妈我姥姥扔到东山坡上了。“为什么？”我小时候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故事感到实在不可理喻。妈妈却不以为然。原来妈妈的长兄，也就是姥姥的长子20岁那年，仅剩三天就要娶媳妇了，却突发脑膜炎，暴亡。一个身高六尺的大儿子，说没就没了，14个月的丫头片子算什么！“扔了！”幸亏家中那八条大狗轮流守护，这个抽疯的孩子才侥幸地活了过来。

妈妈20岁嫁到康家。六年内生了两儿一女。全都在牙牙学语之时发烧、抽疯、夭折。三个可爱的儿女啊，来去匆匆，妈妈的心撕成几瓣？

令妈妈最感头痛的是她结婚的第八年，她的丈夫从外埠带回来一名小妾。一个槽子拴不了两头叫驴，一条炕上却要睡两个女人。那个女人也许是心甘情愿的，而我的妈妈却要泰然面对。她不敢妒嫉，在那一夫多妻的时代，舆论中心是“好男占九妻”。如果因为妒嫉“好男”而与丈夫吵架，无异于挑战全社会，敢冒全民族之大不韪，全家人都会对你嗤之以鼻，唾沫星子也可以把你淹死。人格结构中的超我体现着社会道德的要求。而道德则是抑制性本能的最好武器。妈妈眼睁睁看着丈夫被人分走了一半，只能顾影自怜，自哀自叹。把我生下来，一滴奶水也没有。爸爸赋闲在家，没钱给女儿买糕干粉、白糖，却给小妾买回一大堆化妆品：桂花油、蛤蜊粉、雪花膏……妈妈的忍耐受到了极限的考验，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她发出救亡的吼声：

要白糖!要糕干粉!她把小妾的花露水打翻在地满屋留香,却被爸爸的皮靴踹得头破血流。一块嘴形的伤疤至今留在她99岁的头顶上。而爸爸也因为游手好闲,被祖父逐出家门,连同他的小妾。

守着一个没有奶吃没有爸爸呵护的女儿,妈妈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贫困而寂寞、尴尬而无助。祖父打跑了儿子,对儿媳没好脸,祖母因为儿子被逐则迁怒于儿媳。眼看进了腊月门,祖母听说儿子流落乡间,连点灯的油钱都没有,更是心烦气恼。先是大骂母亲丧门星,后是公开驱逐:“你丈夫不要你了,你还留在这守谁?”天寒地冻,她去哪,回娘家?娘家八十多口人,每年春天都要借粮度荒。每年都有七八位出嫁的姑娘回娘家讨吃。那种乞丐不如的日子,她不能选择。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是康家用花红小轿抬来的,她死是康家的鬼。死吧?死并不难,上吊的绳子、抹脖子的刀,随时都可以找到。她的堂姐便是因为受不了婆婆的虐待而喝卤水自尽的。妈妈决定抱着女儿投井。她把女儿用褥子裹好,迎着呼啸的北风奔上井台。出门的时候,竟无一人阻拦。忽然,干巴猫似的小女儿叫了一声“讷讷”(满族人管妈妈叫讷讷)。天哪,她险些做了蠢事!多大的冤屈,多大的耻辱可以抵住女儿这一声娇滴滴的呼唤!她抱紧了女儿,赶紧离开井台,她怕井里的屈死鬼拉她下水。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她学会了自珍自爱。

那年春节,祖母托人捎信,把儿子叫了回来。可是不到半年,我那不负责任的父亲又一次不辞而别。他把妻女丢给了家中的父母;她把小妾丢给了乡下的表兄;把一个不知男女的小生命丢在我妈妈的腹中。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一去就是12年。

王三姐苦守寒窑十八载,苏武牧羊北海边。她讲述那段日子时,爱打比方。人人都说黄连苦,她比黄连苦三分。她的痛苦因无处倾述而更加不堪,她的厄运因无法回避而更加沉重。她

不是哲人，严峻的生存现实，并不会使她产生关于希望与绝望，苦难与救赎的追问。她的信仰几乎全是盲目的一厢情愿。14个月的她，会抓住一线生机挺住；30岁的她，应该学会坚韧，学会忍耐。她不认识“忍”字是心字头上的一把刀，她听说过“和为贵，忍为高”的格言。她不能像蜜蜂那样把整个生命都搭上与对手一搏。她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她不相信老天爷能饿死瞎眼家雀，更不相信苦难的永恒。她善于忍耐，习惯于等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苗不愁长，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一粒轻薄的树种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她那一双孱弱的儿女也一定能长大成人。她迷信世上所有的生灵。她向胡仙太爷许愿，向佛祖如来求情，最后她信仰上帝耶和華。她向上帝倾述痛苦，向上帝祈求安宁。劳作一天，最后油尽灯残，她跪向东窗，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在天上的父……”秋虫唧唧，秋空万里，“玉橦摇开千顷浪，清风吹散万般愁”，她这位不会吟诗的人居然沿着诗人的幻想找到了豁达。她用辛苦劳作巩固了自己的奴隶地位，也因儿子的成活而得到了祖父母对儿媳的认可。她的小女儿三岁就会给妈妈捶腿，是妈妈的开心果、解语花、忘忧草；儿子不到三岁就向妈妈立誓：“我长大养活你！”“你靠什么养活？”“放牛！”这位60年后的博士生导师60年前的宏愿并不是鸿鹄高举而是燕雀低飞。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妈妈哭过长夜，妈妈最有资格解读人生。尽管她的胡侃神聊有时悖逆圣人箴言。

妈妈的好日子是从我参加工作那年开始的。她让我感谢上帝的恩赐。我说：“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她说，毛主席共产党也是主保佑的。

车站练习生的工资很少很少，但在我和妈妈心中却是很多很多。当我把几张面额很小的钞票塞到妈妈手中的时候，妈妈的手痉挛了一下，半天才说：“千年的铁树开花了！”那段艰苦的路程以一千年的漫长考验了妈妈的耐性。一千年的等待没有

落空，它给妈妈的记忆打上了甜蜜的烙印。与此同时，爸爸也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当然比我高。但他的钱永远不够花。我发现我给妈妈的钱全落到了他的腰包。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我讽刺妈妈说，妈妈，原来你竟是一位运输大队长！她不知道，我把她比作了蒋介石，反而谆谆教诲我：“对你爸好一点，下个月开饷，你把钱全给他。”“不，一千个不！”刚满17岁一向听话的小女儿如今满脑子斗争哲学，而且“一阔脸就变”，任妈妈说破嘴皮子也不肯交出财权。我不明白，甚至瞧不起妈妈那副奴才相。妇女都翻身解放了，她仍然“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想，我大小也是一个革命者，我应该呐喊，我要唤醒已被打碎的铁屋子里沉睡的母亲。我要让她学会维护尊重自己的人权。她不听，反而用基督教义和孔孟之道教导我：“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上帝教咱们和平、亲善。”“上帝还教你：别人打你左脸，你赶紧把右脸也递过去！”我于是给她讲高尔基的《母亲》，讲中央领导刘澜波带着土改工作队把自己家给分了。“那可不好，革命不能六亲不认哪！”“当年，他们得势之时认识我们吗？我看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我不说了，你总是向着他，我不跟你好了。”妈妈慌了：“别这样，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怎能不向着你，我不是怕人笑话吗？”原来她在维护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我从这一位目不识丁的文盲妇女的行为规范上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强韧与深远。但秋瑾不服，我也不服；先行者不怕，我也不怕。我不怕人笑我忤逆，更不怕那些腐儒责我没有人性。我要砸碎束缚在祥林嫂身上的所有特权。我是《娜拉》的崇拜者，我痛恨孔丘的唯一理由便是他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要让平静的湖水重新泛起波澜，隆重祭奠鸣凤的冤魂，我要让新时代的“雷雨”驱散四风头上的阴霾。我用我干巴猫似的小嗓门教给站区女工、家属高唱《妇女解放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了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永远砸碎毁人的牢笼……”